

歷史空間

聽鳥叫的花紅

朵拉

曾經在鄉下住了很多年，簡樸生活令人逐漸留意起居於城市時過於忙碌而沒有看見的花和樹。不是不曾見過花樹，而是沒有看到。城市亦種花植樹，遺憾的是和大多數人沒有分別，在看見花與樹的同時卻甚麼也看不見地粗心忽略而過。

另一個原因也許是當時正開始學習水墨畫花，於是，非常投入地仔細觀察不同種類的花朵和樹葉的造型，以及花樹的生長規律，還有葉子隨着季節的嬗遞而產生不同的顏色變化。

聽到羅丹曾說，世界上不是沒有美，而是缺乏發現。意思就是大部分的人缺少一雙看到美麗的眼睛。邊讀這話，似乎一邊聽到讚賞的聲音，兀自飄飄然地得意洋洋起來，清晨和黃昏都出門去散步，順便觀花看樹，四處找來花樹書籍，類似小孩觀圖識字般，從一張張花樹的照片去辨認和尋識它們的名字。

花和樹的美麗，是大自然的美麗，愛上花樹，進而愛上大，樸素悠然的鄉下生活變得愈來愈有吸引力，原來緩慢，悠閒，才是生活的最奢侈要求。在還沒有提倡慢活的年代，鄉下人早已順應着自然的律動，享受着平心靜氣的悠然。

可是，是甚麼時候聽到鳥叫的聲音？清晨或黃昏？不，不是時間；春天或夏天？不，更非季節。

那是在開始懂得欣賞平靜心情的細微美麗，空明澄澈，甚至感覺歲月靜好是一種人生的幸福的時候。當悠悠時光淘洗去人的粗率浮躁，發現非得用心方明瞭何謂萬物靜觀自得，終於，發現樸素的單純和淡然，深邃的潔淨和華美。

不得不承認，其中繞了一個大圈子。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再回到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聽着似乎是在往回頭路走，但回頭過來，山水既是同樣的山水，山水卻也是不一樣的山水，一切歸於心境的變化。心境不同，讓山水迥異。

在人世浮沉隨波逐流時，經過許多艱苦，驕傲喜悅，還有無數的掙扎和挫折，開始走進歐陽修的心情：「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

對人對事，無論再怎麼盡力費神、全心全意，到了最後，通通都挽回，拉不住，還有甚麼東西不是過眼的雲煙呢？

生命中難以獲得的歡喜和滿意，看透世情後便比較容易信手拈來。

和朋友通電話時，突然聽到鳥叫的聲音，悠遠，卻那樣清脆悅耳。

抑止不住問：「噢！你那邊是不是鳥兒在唱歌？」朋友說了一句讓我羨慕的話：「是呀，我家的院子，時常有鳥兒飛來的。」

詩經《七月》篇裡記載着：「春日載陽，有鳴倉庚。」有學者解釋：「春陽和暖，黃鶯啼啭轉。」住在四季不分的熱帶國家的人們真幸運，無須等待春天，隨時都有鳥兒宛轉的啼鳴。

只是，不知道有多少人聽到呢？想像朋友的花園，絢紅姹紫的鮮花，青翠蔥鬱的大樹，碧綠的草地。這時陽光溫煦，花開草長，樹上結着熟黃的芒果，鳥兒在枝幹葉片之間跳來跳去，一隻鳥和另一隻鳥在對唱山歌。

繼續說了幾句話，朋友忽然噤聲不語，幾秒過後倏地問我：「小鳥又再唱歌了，你聽見嗎？」然後他靜默無聲，讓我從他的電話裡傾聽鳥兒充滿韻律的柔媚啼唱隔空傳來。

在電話裡聽聽燦然的鳥叫在流漾，有一種奇異的感覺，悠悠遙遙的不太真實，模模糊糊之間又有一層晶瑩的清亮。心裡非常歡喜，更喜歡生命中曾經顛頭困苦，走過坎坷曲折道路的朋友終於完全放鬆，靜靜地享受這份陶然忘機。

然後朋友問我：「你知道我剛才在做甚麼嗎？」沒待我回答，他接着說：「我坐在客廳裡，看書寫信，一邊聽鳥叫。」不懂電腦的他，不看電子書，手翻紙本書閱讀，不懂電郵的他，用手用筆用信紙，一字一字書寫在回朋友的信，鳥兒是在讚賞不隨波逐流的他嗎？

在幽靜中我聞到花朵生發的香氣，聽到有鳥兒在葉簇間鳴轉。彷彿有一種濃密蒼翠的清幽純淨，穿越過數百英里，破空而來。曾經有一個作家說過：每天應當撥一點時間出來，純粹只做自己喜歡做的事。這樣可在忙碌的生活中，保留一些歇息的空间給自己。

曾經為了尋找心靈空間，遠渡重洋，到倫敦時住一個星期的酒店，正好在肯辛頓公園對面，每日清晨醒來，踱過對街進去公園健行。眼花繚亂於滿園的蒼翠郁綠，興奮得不再去留意花樹種類，像一個人極度富有的時候，不必數鈔票。深深呼吸新鮮的清涼空氣，園裡晨運的人在小徑上慢跑，在樹下做體操，在草場打氣功，還有松鼠輕盈地在人行道上奔來竄去，有時在樹上跳躍，有時在草地上轉頭看人，自由自在，絲毫不畏人潮。夏日清晨鳥兒的歌聲格外嘹亮，很遠就

聽聞，走近的時候，聲音更高，只聞其聲，昂首不見其鳥。日日如此，讓我懷疑英國的鳥兒是不是青綠色的？就像傳說中的青鳥，看見它的人就找到幸福。

某回和一團人出遊，在陌生的國度裡，涼意深深的園林中，突然聽到鳥叫。我停駐腳步，佇在蔥綠陰鬱的樹下仔細傾聽。一友人喚我：「怎麼還不走？大家都趕着去買紀念品，快快！不然來不及，旅遊車馬上要開了。」

綻開的花有一些隨着吹拂的風在紛紛飄落，小鳥的歡悅叫聲沒能阻止花落的愴然，捨不得離開的我刻意提醒她：「你聽見沒有？鳥兒在叫呢。」

園林裡頭全是翠綠的樹，澄艷的花，還有懸掛枝頭上那些快成熟的從綠漸轉黃的水果。群鳥在淺綠深碧的叢中聚在一起唱歌，氣勢凌人，像一組昂揚嘹亮的合唱團，周圍所有深深淺淺的青翠翠綠隨着歌聲躍動甦醒，點綴景色格外動人。這兩組眼睛和耳朵的風景交融重疊起來，行程中的灼熱、紛亂和燥熱似乎都被沉澱在美景和歌聲中，心底利時浮上安閑與清涼。

這時另一個對此置若罔聞的朋友大聲催促：「快走，快走，誰那麼閒空聽鳥叫？」

又聽有一人接着說：「真好笑，跑那麼遠的路到這兒來聽鳥叫？傻瓜才花這錢！要聽鳥叫不會坐在家裡嗎？」

女人對購物的慾望凌駕於一切吧？憐憫中一絲隱隱的惆悵在午後的陽光中隨着蜿蜒流過來的風靜靜地飄進心裡。旅遊行走到外國，觀賞不同的景色，在不同的地方，身邊有不同的朋友，花香和鳥叫便有不同的意義。這一趟安排緊迫的行旅途中，竟然聽見鳥兒在高歌鳴唱，多了一片亮麗的心靈風景，可惜無人願意共享，微微的孤寂成為夏季旅遊的小小缺憾。

就待因緣俱足時，相約一個喜歡安恬清靜的朋友，在金黃色的下午，溫暖猶存的斜暉裡，微風掠過小草輕舞的青草地上，花香緩緩散發的庭院中，一起傾聽鳥兒的優美歌聲吧。



色彩繽紛的花叢讓人賞心悅目。 網上圖片

古今講台

黃葉

吳羊璧

黃葉是秋天的象徵。現在不是秋天，但我想談談黃葉，因為在這季節，香港也有黃葉。

香港簡直是全年都有綠葉，但也全年都可見黃葉，至少我所見如此。

我常到住處附近的一個小園散步，園不大，卻不少樹木，可以徜徉。在那裡，就經常見到黃葉。

起初不覺得甚麼，但有一天，忽然想起，為甚麼既是整年綠葉，又為甚麼經常有黃葉呢？又為甚麼不是整株都變黃，只是這一葉或那一葉變黃呢？

據說北京秋天的西山紅葉是非常壯麗的奇觀，我未去過，但想像起來也應該是非常吸引人。一座山都紅了，太美了。香港沒有這樣壯觀的秋景，但香港有樹木，樹木總要變黃，要落葉的。問題是不會一起變黃，怎樣解釋呢？

最直接的答案，這是常態。樹葉變黃，一向都是這樣一葉一葉地變，有甚麼奇怪呢？不錯，見慣了覺得

一點也不怪，但是問題也在這裡，為甚麼一定是有先有後呢？為甚麼這一葉先變黃，那一葉慢慢才變黃呢？你可以回答說，事實上就是這樣，有的先黃了，有的遲些日子變黃。但是這樣的回答不等於給出了答案，還是說，反正有先有後就是了。如果黃葉會說話，我就問：你這一葉為甚麼先黃了？你為甚麼不慢慢才變黃？

黃葉不會說話，不會與我們對話。但如果它會說話，它應該會說出道理的，至少說出它自己的感覺。這一葉說，我已經生長了許多日子，該黃了。那一葉說，我正在生長期呢，我自覺生氣勃勃，還要生長一段日子，發展一段日子。

事實上也是這樣子，我們的葉子已經生長多日，該枯萎了，有的葉子不過才發芽，在生長，一切有先有後，不是很自然的事嗎？

是很自然的事，但是這裡面不是應該有一些道理嗎？這道理就是要回答：為甚麼這一葉該先黃，那一葉慢慢地才變黃？為甚麼有先有遲，這是誰在安排吧？且不去說整個宇宙中萬物有規律的安排，只說這

一株，這一枝，這一枝上有十葉，為甚麼就會分成十個次序？這次序就應該有一些奧秘。這十葉先黃後黃的次序，是不是早就有一個程序安排在其中呢？這個程序如果是早就安排定了，是誰在安排？

看來，宇宙間萬物，都那麼有次有序地進行着，發展着，這裡面主宰是誰？

對此一問，也許許多人先就想到：是神在安排吧？但神在哪裡？我改用一個具體點的答案，以宇宙運行的客觀規律來代替神吧。但是「客觀規律」也抽象，看不見摸不着。

不過，我們每天每時都在接觸着宇宙萬物，每天每時都在接觸着宇宙萬物的發展，都在接觸着這些客觀規律。我們人類的生活，個人的生命發展，就融合在這總的客觀規律之中。

其實，天地宇宙間的一切，就是一個總的客觀存在，這個客觀存在按照一種非常有效率的規律而進行。這個總的客觀規律，把我們生活中的一切都包含在其中了。

這麼一想，問題就大了。我們是如此生活在一個極其巨大複雜的、有規律的客觀世界之中。而一片葉子的先變黃或後變黃，原來就包括在這大規律之中。

生活點滴

愛情的花樣

邵璧光

每次我往牙醫診所，都不在乎等候，因為我想看那本免費的雜誌：The Hong Kong Tatler。這本雜誌的廣告詞是：當代優質生活，香港時尚盛會，美酒佳餚，名牌時裝，世界各地高檔旅遊勝地。雜誌上會刊登許多當紅人物、名流、名媛在這類高檔消費場所的照片。對我來說，瀏覽這份雜誌還有另一目的：有時會讀到一些似曾相識或久已遺忘的朋友專訪，知道她們青春常駐、卻夫一般的、教子有方的事，她們幸福生活的秘訣，這比看一般的八卦雜誌週刊來得有趣。英語：Rejuvenation (回復感受的取悅) 大概可以較為貼切地形容我的心態吧！

上一期 Tatler，我看到了我以前鄰居小女兒玉秀的相片和專訪。玉秀竟然已經四十多歲了，嫁入名門，丈夫有錢有勢，正是 Tatler 的目標人物。她已是四名孩子的母親，但照片裡的她，樣貌依然似少女，一頭流行的短髮，身材苗條，甜甜的笑容，仍看得出兒時的影子。身傍是她那有名的丈夫，以及子女。

看這篇訪問，可知現在在玉秀生活美滿，充實。在家相夫教子的她，偶爾會去參加慈善活動，她還是孩子們就讀那間名校的家長會榮譽主席。裡面還談到玉秀經常陪丈夫出差，旅遊是她最愛，坐上飛機離開香港，可以使她心情放鬆，減輕壓力。譬如：有時她還會全家出動，去滑雪或打高爾夫球。一句話，她過的是家門闊大的典型生活。

不過雜誌上記載玉秀生活中最浪漫一件事，是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她有一個大驚喜，她的丈夫，深愛她的這位男人，邀請她在這天早上十一時，乘坐直升機升上香港天空，在這裡再次向她求婚。我想起張愛玲筆下的一個情節，范柳原和白流蘇的一句對白：

描畫愛情的藍圖。 網上圖片

心靈驛站

殘月

牆



尋找堅實的依靠。 網上圖片

如果你問我，在高牆與雞蛋之間，你會站在哪一方；那麼我想，我的答案是會讓你失望。牆——

小時候隨母親回鄉，總得走過羅湖口岸；那裡好不簇擁，還未有一百三十厘米的我，只能沉澱在最底層的空間裡，沒有燈光，只有融合如鬼魅的大塊影子；母親很怕我會走失，或被拐子佬有意無意拉走，所以她總叫我依着兩旁的牆壁走；於是，我與牆壁成了一條交合的平行線，我的左邊是穩固的軌道，右邊就是母親，我就不虞走失了。

後來上學讀書，每每班主任讓我們自己選擇座位，我都會選靠牆的單邊位；以前我不知道為甚麼我會這樣，現在看回頭，也就憬然有悟；大抵是因為小時候的經驗終於浮上水面了吧；所以你該知道，牆之於我，不是一個強權的象徵，它不冷酷，也不無情。

或許我該說，我們人都總是欠缺安全感；打從剛出生，一直長大，其實都在尋找依靠，我們有誰不是呢？世界是柔弱的空洞，我們不過是生物學中最懦弱的寄生浮游生物，所以渴求能有一幅堅實的牆，失落時好讓我們有個輕靠的對象，生氣時毫不介意讓我們隨意發洩，快樂時作一個踏板，與星空近距離接觸，跟它分享些小秘密。

不過世上總有人渴望把牆打破，德國的柏林圍牆終於倒塌了，東與西之間似乎是沒有隔閡就是最好，那麼人呢？家裡的四面牆，以至電腦的防